三政策

坤

廿二

釐整廳草記 壬戌七月初九日

臣等來會本廳伏讀傳教下者官人宣飯米之減省爲四百餘供帑金特須並爲五萬之多惟此曠絶之典漢唐以來所罕有也憂勤一念大有以延續天休其在仰体至意奉令承教之道臣等之所藉手者何可以些少牽掣有所因循也各營各司校与吏隷及各營屬加出名色爲先一一刋汰之意捧甘使之修成冊報本廳以爲憑考之地外他合當減省者更加商確或筵稟或草記乱行事傳曰知道又草記均役廳始設後魚塩船税之在於我國版圖之内者理當屬之均廳雖昔無而今有者以私間所不可干涉而夫何各宮房士夫家各衙門豪奪勒占視均廳蔑如了不顧忌惟

意籠納該廳歲入之日縮且置當初法意豈宣使然乎民大更張
處設有多小窒碍不當左較右量枸前而掣後沿海各處以魚盐
船税為名而在於我國地方者無論内司宮房士夫家各衙門所
捧一切屬之均廳而營邑私捧漁篠名色亦當不小並令查敷一
一成案分置如或有隱漏處則自該廳分遣幹事人摘察後營梱
及地方官從輕重論罪不餙之道宜一体示警事傳曰允又草記
各道時起田結之漏落於收租者名曰餘結曰隱結在昔均役始
設時許令守令自首以補減一疋之代今於還政厘整將不能無
多少蠲蕩而蠲蕩之後耗穀入用亦不能無多少窘絀敬遵均役
成憲北道外七道隱冒田結並一一自首以八月二十日為限使

之齊到而此是國家大政萬一官吏相蒙吿不以實則國結偷弄
自有當律之意知委事傳曰允又草記三政捄弊二品以上獻議
事命下矣今幾齊到收合以入事傳曰知道又草記目下厘整事
至承日前傳敎旣減供上結須節金上行下效孰不欣聳而激感
也凡厥施措之宜臣等方悉心講究仰稟睿智而田還兩政名目
弘多源流滙洑容或違待諸藩狀聞齊到之早晚通同究覈期有
實效而至於軍政不同田糴惟當查括冒免游手塡簽現闕元額
而校院墓村官屬禊坊壻派冒稱勳裔虛名之流皆可查可括可
塡可簽此是盈廷牽國之論非有姑且更商之端見今逃老充代
在案年七月而哀彼幾多年究納之殘民値此大更張之會亂將

攢祝覲望顒俟德音之誕降矣不可不趂速行會使中外事勢毋
致窘踣黃口白骨老除過限一身疊役大行豁免援托冒稱一切
歸之人籍而第念積久仍循之餘驟着名下疤定之亂則愚民易
惑難曉不無騷擾之慮挽近洞布名色雖非古来恒典亦差近於
有功有庸之義蓋今年額非所謂軍伍也即收布之平民也特備
軍丁之名徵之於民者然則量其民口之多少均派其當初之數
支則許多寃疊可坐而免不害為權時制宜遂名疤定或參酌洞
布之間方伯守令參量物情便否爛商停當趂速充代後具由登
聞萬一有所濶挾操縱則守令先罷後拿不飭之道臣從重論責
鄉班土豪之庇匿頑梗者摘發刑配外此朝廷所不知而營邑私

設軍伍寔繁且奈並掀發移屬元額之意知委事傳曰允又草記未挈眷梱帥以下家京倉須祿法意渥厚而當此更張之時合有權宜之私姑令停給事分付戶曹事傳曰允又草記各宮房免稅田結庚申還出稅後尚多通編定制外餘數者矣舊宮及代盡宮土之在法當收者請爲一一付籤別單書入以爲出稅之地事傳曰允

壬戌七月初十日

以司謁口傳下教曰許多人之一時汰遣殊涉可矜隨闕陞資次姑令仍付而此窠旣出於廚經用之故則料布與自官廳下者並令停給之意分付釐整廳

副護軍金商鉉 對策

臣對伏以臨事博詢明王之懿範逢時獻猷志士之願欲令我聖上承祖宗熙洽之業値民國艱屯之會惕然警惧赫然奮發爰擧三政矯捄之術諮及一世經綸之彦嗚呼此三代聖王治天下之心豈後世人辟一時更張之可比者哉原夫三政之設天下國家之所同然也聖祖神宗之所務行也方其上有堯舜而裁制之下有稷契而承佐之宏綱鉅典燦如星辰綜理細節沛若江河雖歷千世之遠保無一瘼之興也而其奈昇平恬嬉垂五百年龍圖構文有時漫刓金科玉條久或毀畫貪墨者汨亂之奸猾者舞弄之弊種下生種以至今日殆不可以更僕數也弊之當改者夫人而

皆言之矣夫人而皆知之矣但改之而利於國益於民則改之矣不如是則空言而止耳虛文而止耳令若以迂濶無當之言泛引古事不切時病則是何異於井田封建之爲膠柱鼓瑟也肉刑明堂之爲陳羹象設也三政之中還耗蠲減經用給代最是至難至愼之政腐毫而不能下一字鉗舌而不能出一辭終日思之莫如戶布之爲善而畢竟難行者有若井田封建肉刑明堂者何也謗易生於刱見故吾之所無者今不可刱也情易狃於因襲故吾之所有者今可以因其名而巧取之也臣竊以爲中國之理財用者易爲工我東之言財利者難爲術何以言之古者賦歛之法以戶以口均賦而公歛之禹貢九等之賦周官九職之賦以至漢唐宋

榷酒酤而征茶茗稅關市而筭舟車唐之租庸調最爲良法輕徭則萬民均惠重歛則萬民分害雖治亂不同而制法則如是矣我朝化理到隆取民有制軍國需用不出惟正貢賦之外而苛徵橫歛未嘗一及於民及夫物盈用廣經賦之入不能支出則司國計者終不敢以征榷爲言者誠恐言一發而噬黠四起也昔我英廟二十六年始行均役之法或主戶布或主結布或主口錢或主遊布畢竟覈隱結收漁塩設選武歛結錢乃減良役之半戶布之難行有如是矣臣不敢以戶布一事爲今日毅然決行之論然盈庭百僚昌言宏議日達於軒墀之下伏願 聖上厭好問之量廓乾斷之謨當罷者罷之當採者採之以 聖祖惻怛之心行聖祖子

惠之政上以承陟降之佑下以答生靈之望臣不勝幸甚臣伏讀
聖策自王若曰至予將親覽焉臣誠擎誦隕越敢不對揚休命臣
謹按國制三政者田賦軍籍還穀是已蓋有田賦然後制民産而
供王稅矣有軍籍然後寓農畝而養士卒矣有還穀然後備兵荒
而賑匱乏矣三政之綱領立則可以經國矣三政之條目具則可
以理民矣三政之維持國脉關係民命有若是其大矣第伏念世
降則弊興俗渝則僞滋此所以自古明王哲后因時損益不得不
変而通之者也惟其変而通之之要寔在乎得人書曰知人則哲
能官人又曰旁求俊彦惟 聖上澄省焉請因明問而陳之田賦
則自唐虞以來為王者經界之政歴代得失經史可考二十年一

改量之限有大典定式而列　聖朝設改量之廳遣均田之使各
道各郡次第分量百餘年来更未修舉矣田分六等年分九等實
爲　世宗定制而蓋自壬辰兵燹以後田制日紊賦役不均混而
無別矣軍籍則五衛之設昉自　世宗文宗之世卽義興三軍府
之遺制而壬辰以後設三營而廢五衛矣古者授田養兵之法尚
矣無論國初有戸布而無軍布至　中宗朝大司憲梁淵奏行軍
籍收布之法名曰貢布不曰番布故先正臣李珥請改軍籍欲減
軍卒進貢之役自南漢兵退之後四郊無壘則正軍停番收其身
布輸之京營矣還穀則周官旅師春頒秋斂朱子社倉儲穀頒穀
或是還上取法之本而百濟有糶糴之名高麗之初始置黑倉成

宗之時改補義倉至于我朝因循其法始徵社倉漸作官庫遂以爲還上焉耗之爲言取於民以補其耗縮之謂也或歸公穀或作官用而取耗之制不載於大典始見於續典　世宗朝減大卯羅耗　宣廟朝故文忠公臣李恒福有稍存耗穀之啓　仁廟朝取常平耗三分二　孝廟朝金應祖疏請令廟堂勿爲會錄各邑耗穀後因勅行疊到畿邑民力不能支自常平廳取用耗穀之三分以補公用遂年爲例是雖不得已之政而仍作經費厥惟久矣大抵國初三政之設始本是爲民國之計也若田不以收賦軍不以衛邦穀不以議賑則國不可以爲國也國不爲國則斯民將何所依而爲命予試今日三政可謂弊到極盡地頭而槩論其要則經

界之紊由於豪勢之兼并是以貧弱者無立錐之地矣尺籍之虛由於校點之逃竄是以黃白罹簽丁之苦矣糴法之壞由於奸猾之偷弄是以官府徒擁虛簿民生平皆白奪弊至於莫可奈何矣今欲矯革而釐正之則經界之紊當改量而整齊之矣軍伍之虛當查括而填補之矣糴法之壞當蠲減而清理之矣爲弊雖有百方捄療只此三策而施措自多罣礙做說易致矛盾若其改量則任事最患無人辨財又苦無術矣若其查丁則幼學之冒稱者所當痛刷也閑丁之投托者所當畢括也而混淆不可不念矣糴騷不可不戒矣若其蠲還則漢朝之常平隋代之義倉非不爲美規而惟其取耗穀補經費年代已久典制已成京司外營日支月給

之需悉所於是令若一朝蠲蕩則恩至渥也惠至澤也但以今日
哀痛之國計倒懸之民命將何策而給其代耶此我 殿下所以
卻顧鄭重十分難慎至於發策而臨殿也臣愚竊見何敢陳矯捄
之策然而窃聽輿人之論尚欲捄田賦之弊其目有二其綱有一
先修其目次舉其綱田賦之弊可以祛矣其目維何軍布之移捧
於田稅之納錄於還穀一也田自爲田布自爲布還自爲還井井
區別無敢混淆梳洗之肅清之苟有犯者施以重律然後田法不
亂矣官吏隱漏之結士民僞頃之結二也 英廟朝均役設廳之
日使守令自首隱結以給良役之代其時似已搜括無餘而一經
潦浸之極渵動稱川浦之永破膏腴之土耕穫依舊汙萊之塲文

薄按例充吏囊橐者作為無稅之庄帰官廩俸者怗若養怗之銀
豪民饒產者与吏朋奸納賂偽頉割竊王土徵然為百年素封詩
人所謂日蹙百里者不幸近之寧不寒心哉今宜痛加剔爬如有
毫釐隱諱依律重繩而革舍吏失此結謂絕命脉一番查括之後
又恐其奸比前愈甚則此所謂誅不勝誅也假令一邑查括一百
結內五十結姑為都吏及各面書員之支料成節目劃付而五十
結則歸之公用然後田帳不亂矣總究其要惟改量為之綱焉昔
在　太祖朝命改量六道田得剩田三十餘萬結麗季陳荒之餘
聖朝闢墾之廣於虖盛矣　宣廟朝壬辰以前八道墾田總一百
五十一萬四千餘結及至　英廟朝己丑八道墾田僅八十萬八

百餘結前後數百年之間失之隱冒者爲七十一萬四千餘結是
故 列朝改量之命屢下而是政也極鉅且繁不能於八道均量
又不能於一時并舉然改量之後國家所得之田當又不少蓋此
邑之田設有火縮彼邑之田或至倍贏總計之則縮不能敵贏均
然可知矣秋選卿宰以下明於九章筭術者主其事謹稽孝廟朝
遵守四旁採故判書臣俞集一方田法故奉朝賀臣徐有榘經界
策使方伯守令專心講究則何憂乎得人之難乎改量之際不無
紙墨餼料之費而是則道臣帥臣守令捐廩傾助不患不贍則何
憂乎辦財之難乎先從數十邑而行之因以遍量於三南則將見
國土之日增齊民之安業安用之有裕矣苟欲祛軍籍之弊虛額

不必塡矣閑丁不必簽矣盖隊伍名也米布實也故査逃覈故補闕責代者吏網其利民受其毒善修軍政者不可爲也良軍收布在 英廟均役之時已爲五十萬良役實總所載分排之數大邑或至數萬小縣猶過一千而京納之外巡營兵營之軍本邑除番之軍諸庫諸廳私募之軍學宮書院保率之軍使令官奴奉足之軍以至京主人營主人浦户烟户保率等名色歲增年滋通計諸路必其數已三倍於均役時矣聖朝定減半之布而州縣斂加倍之賦其可曰國有法乎已朽之骨歷世後猶徵在腹之兒落地前已疤或四父子同簽一案或五六役疊擔一身寃苦哀慘感傷和氣爲今之計急務莫先於洞布良法莫過於洞布近來守令多有

行此法者而以非朝令也故校屬院屬墓村驛村吏廳契房村置
而不論僅充納布之數然民猶以為便軍未有以其弊家産成毋
者即宋時砧基簿也令宜大加釐正無使一户漏匿痛革校院墓
驛契房等名色班户投托及將校貢生一一搜剔分等定率以充
納布納布之外尚多羨餘以補公用八路俱行兆民既孚然後進
而為户布之法不亦宜乎苟欲捄還穀之弊一國之弊惟還穀為
大三百年還穀之弊惟今日為尤甚臣請以今日急切之事畧陳
之國之不可無者還穀也苟因其弊而並欲悉罷之則一遇荒札
之年兵革之日軍餉也民賑將如之何邑之不可無者半留也春
糧盡須秋禾未登臨急而無儲蓄將如之何是知還穀之弊雖大

而還穀之制雜革矣今有如斗小縣會付穀或至十萬石而數三十軍無升龠斂散徒勘虛簿民不知還上爲何物及其忝外徵耗之日責鄉斂結無所不至逐年添耗當至二十萬三十萬則將如之何不得不鋤治通融大行蠲蕩則無穀之邑殆不勝筭矣乃執一道實存之穀幾千萬乃以大中小州縣分等均攤則已蠲蕩之邑亦將得新還幾百幾千石矣乃峙於邑倉村倉而倣社倉古規使邑民村民掌其管鑰任其分留而勿委於吏胥之手官執而已乃於幾百幾千石中取耗幾十幾百石歲歲盡作以補京外公用則國中還穀幾萬幾千雖歷屢百年穀常在民耗常入官更無耗上加耗虧欠翻弄之弊監司之時直作錢移貿取剩守令之反作

加分許多不正名目自然消融於是官長得以清脫矣生民得以
寧謐矣奸吏得以斂息矣其蠲蕩之簿太多實存之穀甚少年
年盡作之耗不足當京司外營支放應用之數是則以隱結之括
半者洞布之羨餘者酌量給代而若其不足閑司閑負猶可減省
冗吏冗隸大加刪汰收其廩料尚亦少補又若不足不繫貢物稟
旨裁減以待戶布之法行而裁減者可以還復矣法之善者民或
疑之然較諸屢百萬石虛簿之穀曰散曰斂驅民於必死之地其
安危利害之相去不亦遠矣哉恭惟我 聖上承 祖宗遺大投
艱之緒嚴恭寅畏懷保赤子中夜 丙枕錦玉靡安以民存國存
家存之訓警飭臣工苟具彝性孰不欽誦 德音汪然流涕乎凡

此三政矯捄之方得人爲難管掌鉅制必須才識之士裁劑殷務宜揀經濟之彥慎簡方伯威望是仗蒞邉守宰廉勤是尚猗我聖上前旒黈纊穆然高拱而群龍滿朝草萊賓興方圓之各副其器袞蔦之各適其時固已燭照於淵鑑之下矣壹視遐邇明斷賞罰俾得以奔走率職各殫智慮何患乎三政之不舉哉臣既以得人仰復於前而子曰節用而愛民自古治天下國家之要道不出節用二字蓋至尊在上四方有惟正之供　宗廟之禮乘輿之奉一邦儀文燦然咸備不可以民困弊興敢議增損而府帑浮濫之費紳士奢泰之風一切裁抑以遵大易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之義國家幸甚臣謹對

副司果李承敬 對策

臣

對臣謹稽國朝故事我 英宗大王憂念民業之艱難分遣均田使正諸路租稅又嘗親御弘化門召耆老軍民詢良役之弊我 正宗大王親策蔭官庶士議餉穀利病密伏念我兩 朝盛際三政無有一闕猶憂勤如此玉食不遑於日昃丙枕靡安於夜分懷小民而宥基命以燕翼我 神孫今我 聖上受 先王艱大之托值國家休恤之際深恨塗炭於黎元坎井於赤子誕發數心之諭進廷臣若大若小以至韋布下士眷眷乎三政之修舉傳云欲法堯舜當法 祖宗我 殿下令日之舉爰述 祖宗之故事則是卽堯舜之聖也臣等於身親見孰不蹈忭思效一得之愚於察

通之下也哉臣伏讀聖策自有國之大政至先爲披露臣狠擎九頓寸忱自激臣竊伏惟念有国必有大政而大政之目厥有三焉蓋則壤成賦以爲經用者田也調民選丁以待暴乱者軍也春散秋斂以備不虞以惠民生者還穀也經国之嘉謨豈在於是矣理民之大法自古而然矣雖然田政不均則財用絀軍政不理則倫禦疎糶糴之政不修則倉庫虛而公私困聖主賢臣孰不惕惕於斯而政之善不善係乎法之便否法之行不行係乎人之公私故欲善其政者莫不以至公無私爲出治之大本焉請因　聖問而演之改量之年限以二十即是本朝之舊典也年之分定以六九出自　先廟之聖筭而　肅廟庚子以後則或有隨邑尺量之時

未聞全道改槃之舉矣九等年分變於甲戌而六等田制尚遵舊式蓋其或沿或革之不同緣於隨時制宜之各殊也國初三軍之革罷而五衛之設爲親兵中世各營之剏置而摠府徒擁虛銜都監三手之募始於癸巳經亂之後禁御二營之設在於 孝肅兩朝之時而一半屯田未做戚將之新書軍門太多已有相臣之請罷其利害得失之間恐不無可言者矣雇丁等城不過暫時權宜之政而放番收布遂爲各營生財之方始則公私兩便之計竟作軍民俱病之資可勝歎哉還穀之名始於句麗之賑貸我 朝之制寔襲勝國之規模矣耗穀添捧不過吏隸之沾漑十一會錄乃爲軍資之正穀及夫 孝廟初元權取常平三分之耗俾補國家

一時之用豈料當日不得已之舉遂成百年永不刊之典乎若其全耗會錄尤是後來之謬規寧有可援之舊制也臣伏讀 聖策自國初三畝至汪然流蕩者乎臣復擎九頓寸忱益激臣竊伏惟念開國之初設置三畝田賦則周什一之遺意也軍籍則唐府兵之舊制還穀則漢常平之餘法也以之為國而國計裕以之為民而民生殷以成五百年熙洽之治猗歟盛矣獨奈何世級日降而百度廢弛奸偽日滋而家弊隨蔓以至於今日而極矣嗚呼以言乎田賦則經界紊亂陳起相蒙昔陳而今起者不為各邑之隱結則盡歸書員之私橐昔起而今陳者若非起主之寃徵則必為一村之虛負豪右之家田多而稅少貧殘之户田少而稅多矣以言

手軍籍則二疋之制雖減良役之苦偏甚於是手稍有氣力者抵
死圖免至廢無依者計口入役簽黃口而不足則或生女而混疕
徵白骨而不已則乃降年而仍存歲抄遂成文具軍伍只存虛簿
矣以言乎還穀則一斗米斛盡歸吏胥之積逋京耗營作不免民
間之白徵春秋斂散未見賑貸之實惠年終磨勘只作紙上之空
文況又作錢之際或移轉於豐歉之邑或加減於詳定之價吏逋
由是而益滋民冤由是而益深矣嗚呼三政皆弊八路俱困此
殿下所以宵旰憂勞不敢遑寧諄諄然臨軒之詢懇懇乎矯捄之
策者也臣竊伏覩我　殿下以聖神之姿承　祖宗之業臨御以
來凡所以裕國而安民者無所不用其極而國計之板蕩如此民

生之困瘁如此噫嘻此曷故焉政宜君臣上下聚精會神革弊則
如雷厲而風飛保民則如救焚而拯溺則国家億萬年無疆之休
復基於今日矣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一命之士猶且有濟況堂堂千乘之國苟以至誠惻怛之心講究
方便鬆寬之策則何憂乎其不濟耶今爲矯捄之說者曰量田曰
戶布曰社倉臣愚竊以爲不可試以量田言之田夫之詐僞多端
監色之舞弄莫測等第之高下一從面任之口尺量之盈縮只憑
使令之手隨人強弱而膏瘠互授視賂多少而結負增減爲守令
者雖終日躬審安保其必不見欺耶況今財用大匱公私赤立供
饋之資紙墨之費將出於官乎出於民乎人才之難得財力之難

辨　殿下已俯燭之矣臣何敢更爲覼縷乎試以戶布言之家必有調固是隋唐之舊制戶捧一疋亦有前輩之定論則舉而措之夫誰曰不可而顧今風習大變民俗日渝課年例納之稅猶或頑拒科外新創之布將謂斯何士豪鄉品興訛而造謗窮儒冷族魚駭而鳥散臣恐法未及行而民已先撓矣試以社倉言之是即朱子之所嘗行也寧有異議於其間而古今異宜姦詐無窮官爲斂散適猶影然民自主張弊將何居豪強白喫而不償吏胥借名而受食隣里情熟不忍發捧邑村勢殊莫敢違拒不出幾年社倉之穀餘者無幾矣且嘉定之世距朱子未遠而已有官司借貸之弊況以今日法綱其能保無此事乎臣竊惟今之事勢譬如破屋之

葺治榱桷棖闑隨毀而隨補則目前雖似苟且畢竟可以無事矣若欲盡撤而一新之則恐不免有收拾不得之歎矣臣請以設寡之見劃一而悉陳之惟 殿下垂察焉嗚呼田賦之弊臣固已言而救之之術其說有三一漏結查起也各邑鷹灾名目甚多而一入縣狀還起絶少近來稅入之日縮職由漏結之漸多臣謂極擇守宰使之不拘時月不計程限逐字躬踏而等第則勿爲移易尺數則一遵舊量惟其陳起虛實是按是查則結負之隱漏可以現發疆界之錯亂可以歸正可謂無改量之名而有改量之實者也一虛結蠲稅也無田徵稅在處有之六里青山亦有結稅之徵一望荒沙永漏灾減之抱寃之切骨孰甚於此哉今當漏結之查起

宜先蠲蕩臣謂先從所得之漏結永減寃徵之虛負則愚夫愚婦亦當知查結之奉壹出於爲民之德意也一都結革罷也近來列邑奉皆空虛凡百需用無所取辦則物爲都結税外添價還逋之無徵而歛之於結軍錢之不足而歛之於結以至上營之卜定邑用之雜費亦無不歛之於結然此猶諉之於公用甚或滑吏剩餘作爲官廩噫嘻此何名也是故米直雖賤而結價漸增農民結戶殆不知豊年之爲樂吁亦可哀矣臣謂嚴加禁斷永爲革罷如有冒禁滑行者繩以法律則結弊可以少捄而民力得以少紓矣嗚呼軍籍之弊不可不捄而捄之之術其說有二一投托之查括也校院保率冒錄甚多各廳契坊竄占太廣並宜一一禁斷

士夫墓户非但全村之無役並与漭洞而獲免冒録幼學不獨名分之大壞至或倫紀之都喪臣謂墓户則随品定制多不過十户而白徒庶人勿為許給冒録者溯考十式帳籍除其班閥可據者外並查出簽疤則閑丁將不可勝用而查括之際似無淆雜之端矣一軍布之均排也列邑軍役例自不均多者近十兩少者只一兩故重役之填充常難民間之偏苦已甚臣謂自各邑統計一邑軍額為幾許一年軍錢當捧為幾許以一年當捧之數數平均分排於一邑軍額則一丁所納當不過二兩餘矣此可謂均民力救軍弊之一大助矣嗚呼還穀之弊尤所當革而捄之之術其說有四一蕩舊逋也見今八路舊布臣不知其幾許而留之則虛簿無

益於經用蠲之則寔惠可及於隣族況不待蠲減之令而督納無
地並與見存之穀而虛宗相蒙臣謂另行查檮其死亡流散指徵
無處者一並蠲減而逋吏之石數最多者幾人並施一律其餘分
等寬配終身不赦然後申明舊典俾有所懲畏則庶乎其有益矣
一定穀簿也戶惠均賑之句管不同米年租太之名色各異吏胥
之隨機折損欺詐百出營邑之縣見文簿眩亂莫辨臣謂取八道
見存之穀盡爲折米統補還穀永杜移轉之法勿許劃本之作則
穀總有一定之數倉簿無容奸之路矣一均穀總也八路見存之
穀臣未知其數許而或大州而無一二斛餘在或小縣而有幾千
石完穀臣謂統計見存之穀均排於列邑而較民戶之多寡計程

里之遠近或以本色而輸致或以詳定而代送則大州當不過數千石小縣亦將為近千石數薄既少吏無積逋之資列邑均分民無偏苦之患矣一耗穀付諸官廩也列邑守宰豈無留意於還政者而既無上納督責之苦且有虛勘彌縫之路故一任其歲加月增逋上添逋至於官需衙祿則雖貧殘之邑官無未捧之穀吏無犯逋之人此其故何哉官廩所需不敢不納故也臣謂宜將每年耗穀付諸本邑除一年應下公用外盡作守宰之廩俸蓋上之人視以官廩如官需衙祿則寧有未捧之理也下之人認為官廩如官需衙祿則敢生犯逋之意乎且況為守令者必不敢不捧原數而只責其耗又不欲任其負逋而坐失廩俸如是則全倉之穀可

以無弊一斛之通顧安從生哉且況耗穀付之官廪則需米自當
量減其於結民亦足爲惠政之一端矣嗚呼三政之革固易易耳
雖然還耗旣屬本邑經費無以代給此豈不萬萬可悶而臣聞量
入而爲出未聞量出而爲入也臣未知一年耗作之爲幾許經費
之爲幾許而竊伏以爲裕財反先節用節用必先省浮費而其省
費之方不過曰崇儉約汰冗官損軍額減貢物而已臣請不避猥
越而極論之何謂崇儉約大布大帛便身而已何讓於錦罽文繡
土階茅宮容膝而已何貴乎高台廣廈也唐臣楊綰之言曰止貪
莫如禁奢禁奢莫如自上始見今侈靡成風殆無限節服食器玩
之奢輿馬宮室之盛蓋前世所罕有也雖然上行下效風尚草偃

則此在 殿下一轉移之間耳臣伏聞 英廟朝躬行節儉朝臣之進見者不敢服華麗之衣此豈非今日之所當繼述者乎惟殿下念哉何謂汰冗官太倉之稅入有數食祿之人員漸多非但蓄積之已空殆難常祿之頒給不容不痛加減省罷不緊之司損無用之官臣素昧官方不敢指的仰陳而閑司冗官或終年而都無一事之管或一月而只有三日之直者不但一二數矣非但外司為然雖在文武華顯之地苟無緊關職事之任者亦宜姑罷一以省費為主至如名器之慎惜料俸之罕設實為裕財之一助矣且以各司吏胥言之額外加出近益多數當費廩料並宜一切汰去仍令各司務從省約就原額中商量刊除則年例經費亦當隨

而火減矣惟 殿下念哉何謂損軍額雖在昇平之時宜存陰雨
之備則都下養兵窠是不可已之事而見今軍額夥多廩養難繼
夫以我國今日之勢平時仰食之兵優過萬數此正朱子所謂無
日不用兵者也且此輩遊手遊食驕惰成習雖有不虞亦將焉用
古人云兵不患少惟患不精兵之可用固不在於多寡矣今宜痛
減額數其老弱無用者及自願歸農者並皆罷遣其餘則各邑陞
戶限年而姑停諸營軍摠有闕而勿補不出幾年可滿當減之數
矣至於諸色冗兵之徒費月料者留置無用罷亦不難惟 殿下
念哉何謂減貢物貢物當罷已有前人之所論而顧以今日事勢
今日紀綱一切革罷有難遽議然而流來舊規既多不緊之名色

近年謬例或有新作貢案此莫非取之百姓之口吻歸諸胥徒之囊槖者也臣未知其貢之為不緊其貢之為新作而宜另飭戶惠兩司到底若詳其可罷者罷之可減者減之則其餘裕財之方不為小補矣惟 殿下念哉嗚呼凡此四条特節省之大略也若其宮禁之内朝廷之上不急之興作無益之冗費所以殄天物而傷民力者臣固無以詳知而亦不敢以編舉也 殿下誠斷然而力行之日用動靜之間凡百施措之際一切以節約為一副當規模則何憂乎耗作之永罷而代給之無術哉在易之象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有若曰百姓足君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誰与足今若以經費之不足別求生財之方以取足於百姓則其所以

蠲減而釐正者直不過朝四暮三之術耳是豈我　殿下至誠惻
怛愛惜受民之意也哉朱子有言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
之中又各有要切處今臣所陳即所謂要切處也若其大根本則
有之公与私是已夫公私之辨差於毫芒之微謬以燕越之遠公
則萬事萬物無不順理私則一身一家尚難管攝臣未敢知今日
朝廷處分果皆粹然一出於公而無一毫私意參錯於其間者乎
選舉而不公則守令不得其人黜陟而不公則生民偏受其害姑
以三政而言之田政焉不公則賦役不可均矣軍政焉不公則查
括不可精矣還政焉不公則糶糴不可案矣雖有良法美制其可
以行之乎嗚呼正君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臣伏願　殿

下惕然奮勵大公至行打破得一箇私字行一政輒絜度于心曰如此是公如此是私發一令必括㮣于中曰何者為公何者為私擇其公者而行之私者而袪之則　殿下之廷將無一事不出於公無一人或陟於私矣私意既袪則弊政自革弊政既革則民生可置於衽席國勢可寘於磐泰矣臣伏讀　聖策自子大夫至于將親覽焉臣復拜九頓寸忱彌激臣既以公私之說悉暴於前矣請以善終之策更陳於後嗚呼聾瞽聽之說寔曠世盛德事也百萬生靈莫不攢手加額香祝而相告曰吾　王之愛念吾輩如此其至矣顛連者庶幾其全保字流散者庶幾其安集乎盼盼然以俟德音不啻如嬰兒之望乳飢者之待食矣臣未敢知朝廷措劃

之竟如何而朱子之告孝宗曰欲以惠民而適增其擾者有之欲以興利而益重其害者有之又曰紛紜兼胜宣布奉行徒爲觀聽之美而已則亦何補之有今日之事萬有一或近於此則八方觧体百姓失望反不如初無是舉矣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書曰慎厥終惟其始惟殿下懋哉懋哉　臣謹對

鼇整廳節目壬戌閏八月十九日始頒布

還政

糴槃成痼已無可言而虛勘白徵最其大者也民生困苦專由於此則虛錄各穀固當一並蕩減從實勘簿而蓋此取耗之節卽丙子以後一時權宜之政也雖良法美規人不能奉則病必生焉而

至於還上不待不能舉而弊已隨之然則虛留還令雖萬減餘在穀物仍作病民之根柢莫可救藥矣若倣古社倉法簿書管鑰聽民自爲則宜無剝割之弊而第還耗既入經用則事體異於古之社倉且以朱子社倉事目觀之其編戶之素有約束功罪相保者甚密矣今鄉約之制猝無以修舉而使開發之人無鞭扑囚縶之權而主可食之物則其不能守不待時日而可見莫若一並作錢拔本永祛還上名色而既無還穀之後備豫之資經用之需勢將别般措處則不能無取民之舉矣取民之道惟戶與結而戶則增損難稽貧富無別終非核實之政且生財之方以土地爲主舍此莫適故庚午均役之時議論携貳閱歲講究竟以結錢酌定今亦

謹按此例就結摠分排收錢給代夫有結者有業一結之産殆延千金則千金之家歲必數百文未足爲病行是法而無業殘氓永無催科之患則恤窮之政又莫如蕩還歸結其得失之歸瞭如指掌矣且就八道監兵水營各邑守令之廩況量其豐薄依自備穀例亦令定數收捧而應行大槩略具如右是白齊

一糴糶矯捄無如罷還自今以後斂散取耗之節永爲革罷是白齊

一八道四都餘在實還二百二十二萬八千八百七十二石一幷執錢板本限三年作穀以備一百五十萬石恒留是白齊

一內帑特下錢五萬兩分排八道四都以補作穀恒留之資俾爲

均被惠澤之地是白齊
一虛留還二百八十一萬六千九百十六石內三分二条一百八十七萬七千九百四十四石蕩減三分一条九十三萬八千九百七十二石按簿詳查吏奴逋中身死者勿論生存者排限十年除耗執錢上納均廳花逋千石以上者修成冊啓聞後施以一律是白齊
一各道兵水營及城餉穀就恒留穀中自巡營量宜分等後修報本司是白齊
一八道四都田畓無論正田續田免稅復戶各樣雜位一從時起實結每結二兩式依結錢例收捧而各道結摠与還摠互有出入

収錢給代之際不可無推移裒益之舉是白齊

一各司上納營邑支放卜定物種會減之在前取辨於耗穀者一准其代錢數爻給代而道內駄價及往来雜費錢已為劃給自巡營量宜分排於各邑後成冊修報是白齊

一營邑所屬之仰哺於還穀色落者準還耗代錢數三分一給代而自各道監營較量郡邑大小平均分排成冊修報是白齊

一還穀執錢依詳定價分三年除耗収捧而海西詳定價三兩外五錢雖是流例當此釐整之時不可仍襲依他道例以三兩執錢五錢永為減革若有並耗高價之弊則該色刑配守令重勘是白齊

一作穀之規令年爲始令各邑從時價貿取而另擇精實無或如前者還穀之麁劣大米一石價五兩小米一石價四兩租一石價二兩四錢爲率是白齊

一關西田稅及收米每年收租宗穀中管餉支放条一萬五千石本色劃給而餘數添錄恒留穀關北田稅每年依收租宗數以本色移用於一年應下中給代錢準此數計除上納均廳并成冊修報是白齊

一各道各邑自備及月課穀依前收合添錄恒留穀成冊修報是白齊

一令此作穀既異於在前之還穀則不必逐邑列置藏穀處所及

數支各自監營量其易於搬運使於轉輸處排定而名之曰恒留倉以本邑座首吏房戶長永定監色使之舉行後邑名穀數監色姓名消詳報來而本穀既不斂散只是間二年改色則其所典守尤當十分審察十石以上虧欠邑守令則罷拿監色則還徵後嚴刑遠配是白齊

一恒留穀用舊蓄新毋過三年而用舊之節以京圻三南儲置米關東海西詳定米相換取用其餘每年春間從時直發賣待秋準數貿入使恒留無欠而隨其換與貿一一報本司是白齊

一京圻外七道監營依大同儲置例以結錢中分數別置若有別下而在前還穀會減者報本司以此取用歲末計其不足之數就

上納錢中區劃以充恒留限二年改色是白齊
一各道給代餘錢一依均役事目京圻二月晦内両湖海西三月晦内嶺南關東關西四月晦内關北五月晦内上納均廳駄貫亦依結錢例施行過限未納邑解由拘碍是白齊
一各道耗給代用下及上納錢依結錢外給代例每年歲初邑名雜費區劃成冊與結錢收租同爲修報于均廳是白齊
一各營各司及四都年例還耗令旣以錢給代差人下送之弊一切禁斷自各其道成陳省上納是白齊
一均役以後該廳仍爲給代衙門故自　英廟乙亥以後各項給代皆令該廳舉行矣今亦依結錢例屬之均廳而名之曰備局別

置錢會計冊子另成兩件一置該廳一納本司錢財則別儲一庫
固其扃鐍謹其出入而開閉之時先報籌司自本司郎廳一員書
吏一人與均廳郎廳同爲照檢一如監察堂封之例是白齊
一釐還歸結條是大變通也擧行條例不可不消詳開錄永作不
刊之典更令諸道還摠及用下秩秩區別報來後依大同事目例
頒下施行是白齊

軍政

一寓兵於農古也我朝五衛之設略倣府兵之制中外士庶盡屬
五衛之内更番迭休間因城戍之役或許以布代納簽丁徵布寔
權輿於是矣逮夫五衛罷而五營設士族始不隷而小民偏苦歎

騙百出逃逋相續故　英廟庚午施減疋之惠定均役之制民力非不舒矣而惟其視同賤役無入願屬稍自衣食者寧輸倍徵之里布鮮欲混迹於軍案百計圖免多方稱托甚至有全村閭里而巧避倖逭且其所謂募入軍官初非朝家之所知即是自邑私設而稍歇其役稍異其名故黠彼軍户太半舍此而趍彼逐年納布竟歸私槖無補公用於是乎原額大縮黃白之寃徵隣族之替當靡弊不備殘民困瘁固其所也不然以若數百年生息之蕃豈或有避於壬丙以後流離之餘而不能充前日之額歟此不惟民習之日渝職由於法綱之太弛也矯捄之方玆以條列此在舉而行之痛革前謬是白齊

一兒生而見疤限滿而未除俱係切癈亟令頭下自今簽丁頃案一準年限俾無冤徵之弊是白齊

一各邑所在募入軍官非朝家所知即是私設徒滋軍弊為先移充於原軍籍更勿以無名疤役貽弊民間是白齊

一校院保率各廳禊坊一切革罷并還本役冒稱儒生假托勳裔詳査摘發區別充定墓村頭戶亦即出役而口疤與洞布量宜定規斟充原額是白齊

一各邑軍摠釐付之初未始不量邑之大小戶之多寡排比停當而終未免有不均之歎往往如斗小邑軍額太多較諸邑摠不啻倍蓰似此尤甚處不可無推移之舉自該道監營量宜減額移送

於戶多軍少之邑狀聞舉行是白齊
一若或有復踵前習冒稱濫頉之弊則圖免之奸民和應之該色施以刑配不飭之長吏論以重勘未充原額之邑亦以此考績施行是白齊

田政

國計必資於田賦　王政莫先於經界而量後歲久溝洫日紊川沙降續一經頉減仍不準數還起各樣免稅延又增加國用寔結僅居帳付之半而履卜之寃徵隱結之查得除非改量俱無以矯正然則量田似為目下之急務而不惟事甚張大猝難修舉目今公務濫徵科外橫歛之為弊於結賦者寔有急於經界之紊亂而

原野川澤亦未免有意外侵漁之患民生以是而益困國計以是而日匱此若不另行禁斷將見民散田荒後弊難言爲先嚴飭中外逐条釐整亦爲須下節目俾官民各相遵守無或違犯是白齊

一大同設始之初京外雜費毋論巨細盡入於元磨鍊則復有何別樣所需而挽近科外數斂都歸於結強立名目仍成恒式此不可不到底釐革自各道監營收聚各邑捧稅出秩文書凡係三稅外追設新刱条件一切革罷使民知悉革罷条件及数爻修成冊報本司若有如前襲謬不察之道匪論罷守令施以贓律是白齊

一兩稅之本色上納者執錢貿納揆以稅法已失本旨而況猾胥符同奸民防結射利長吏稱以捄弊都結取剩舍其當納之米穀

責其難辨之錢貨高價濫執貽弊滋甚自今都結防結等謬習一
切釐革隨現發摘論以贓律是白齊
一各道兩稅或大同作錢邑米太一依戶惠廳詳定式例施行切
勿以時價責納是白齊
一各宮房免稅之每結所收一遵丙申定式以米則二十三斗以
錢則七兩六錢七分外雖粒米分錢切勿濫徵至於各道捺弊之
曾前許施者還耗今既準數給代一體還寢是白齊
一京各司卜定物種之儲置本價外加數者自該道報該司準數
上下而結斂一款永為防禁是白齊
一京邸吏及監兵營主人役價之當初磨鍊非不優足而無論添

設大閑結弊元定外加数者一并勿施是白齊

一各邑民庫中加下畢竟害歸於民而挽近加下之弊槩由於用下濫在前之官廩私用移下於民庫故也從今以往一遵當初定例更毋得以民庫加下舉論是白齊

一堤洑滀洩所以灌漑蒙利而冒占潴耕以致水源沽涸衆民失農者有之又有衆民築洑自食其利處勒奪收稅莫敢控訴者這這摘發嚴勘痛禁是白齊

一遊手輩之稱以帳外加耕陳告內司各宮房立案收稅者都是藉勢勒取之計也果有帳外所耕則三年減稅後自歸大農豈可一任其各自私占勒奪小民出力起墾之地乎舊陳之不能還起

未嘗不由於此除非本司及戶曹廳外各宮房各衙門更毋得以
財賦田土等事相關於外邑如有犯者各宮屬嚴勘是白齊
一均役之時各宮房各衙門漁塩船稅一幷給代專屬均廳使之
隨起隨稅而年來稅摠有減無加各宮各司依前收稅已失當初
給代之本意而京差侵虐甚於官隷民情擧皆願屬均廳且各浦
口及堤堰築垌等處私設稅目使民失業之端指不勝摟矣凡屬
海稅從宗私報一幷歸之均廳餘外無名雜稅一切禁斷使列邑
官民咸知掌賦衙門句管稅納之外更勿以收稅二字擧行而若
或如前冒占有所入聞則當者刑配擧行官民並施以重勘是白
齊

一捧稅之時毋論漕運邑直納邑色落已入於磨鍊出秩而又有
看色条每斛一二升浮去者此疊徵也倉隷輩舉石量斛之際故
爲未盡注下多付空石補以打石条每石所費至爲數三升此濫
捧也今以一石計之不過三四升之徵而摠計而稅等各項上納
其數將至於六七千石之多此皆無於古而刱於今出於結而病
於民者也看色打石等名色一切嚴禁是白齊
一稅穀雜費各有定數而船價斛上之原數外濫捧年增歲加結
弊益滋此由於京司情費比前過濫而然也自今京外情雜費一
依元定式例及備局節目毋或加減科外濫索之弊另加痛禁是
白齊

一新起之濫稅常耗之冒頉無邑無之都吏所優邑况所付數甚
夥多固當查覈還宗而虛結冤徵之當爲頉給者雖未可指數較
諸隱結不過爲幾十分之一自各該邑白徵虛結一一詳查報營
據實登聞待籌司稟處後頉下而如或有一民呼冤之及聞者則
該守令罷拿該吏刑配是白齊
　內下錢各道分排數爻
京圻三千兩
湖西五千兩
湖南七千兩
嶺南七千兩

海西五千兩
關西七千兩
關東三千兩
關北五千兩
四都各二千兩
合五萬兩
京畿
時起田畓四萬六千三百五十三結每結二兩式九萬二千七百
六兩內
耗一萬七千石代錢五萬一千兩

色落条一萬七千两
駄價雜費八百两
合六萬八千八百两
餘二萬三千九百六两
還摠十六萬四千五百四十一石
虚留十五萬九千九百四十一石
三分二条十萬六千六百二十八石全數蕩減
三分一条五萬三千三百十三石中吏奴逋身死者勿徵生存
者排十年除耗執錢上納均廳千石以上犯逋者啓聞後施以
一律　此条件八道四都同然

實留四千六百石每石三兩式一萬三千八百兩分三年收捧
恒留大米四萬五千石每石五兩式二十二萬五千兩
正租三萬石每石二兩四錢式七萬二千兩
合二十九萬七千兩分三年作穀
不足二十八萬三千二百兩
湖西
時起田畓十萬五千七百五十四結每結二兩式二十一萬五百
八兩内
耗二萬三千石代錢六萬九千兩
統營耗六百七十九石每石五兩式三千三百九十五兩

色落条二萬三千六百七十九両
駄價雜費八千両
別置二萬両
　合二十萬四千七十四両
餘八萬七千四百三十四両
還揔六十萬七千五百二十八石
　虚留五十八萬四千一百七十八石内
　三分二条三十八萬九千四百五十二石全数蕩減
　三分一条十九萬四千七百二十六石中
實留二萬三千三百五十石毎石三両弍七萬五十両分三年收

捧

恒留大米七萬五千石每石五両弐三十七萬五千両

正祖六萬石每石二両四錢弐十四萬四千両

合五十一萬九千両分三年作穀

不足四十四萬八千九百五十両

湖南

時起田畓二十一萬七千九百九十三結每結二両弐四十三萬

五千九百八十六両内

耗五萬七千石代錢十七萬一千両

統営耗四千一百四十三石每石五両弐二萬七百十五両

色落条六萬一千一百四十三両
駄償雜費一萬七千両
別置三萬両
　合二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八両
餘十三萬六千一百二十八両
還捴七十八萬九千五百六十一石
　虚留四十二萬九千三百八石内
三分二条二十八萬六千二百五石全數蔫減
三分一条十四萬三千一百三石中
實留三十六萬二百五十三石毎石三両弍一百八萬七百五十

九兩分三年收捧
恒留大米十六萬五千石每石五兩式八十二萬五千兩
正租九萬石每石二兩四錢式二十一萬六千兩
　合一百四萬一千兩分三年作穀
餘三萬九千七百五十九兩
　嶺南
時起田畓二十一萬五千五百五十六結每結二兩式四十三萬
一千一百十二兩内
耗九萬九千石代錢二十九萬七千兩
統營耗一萬一千石每石五兩式五萬五千兩

色落条十一萬両
駄賃雜費一萬四千両
別置三萬両
　合五十萬六千両
不足七萬四千八百八十八両
還捴一百十七萬五千九百六十九石
　虚留六十八萬三千八百九十四石内
　三分二条四十五萬五千九百三十石全數蕩減
　三分一条二十二萬七千九百六十四石中
實留四十九萬二千七十五石每石三両弐一百四十七萬六千

二百二十五兩分三年收捧
恒留大米十九萬五千石每石五兩貳九十七萬五千兩
正租十二萬石每石二兩四錢貳二十八萬八千兩
合一百二十六萬三千兩分三年作穀
餘二十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五兩
海西
時起田畓八萬三千七百六十一結每結二兩貳十六萬七千五
百二十二兩內
耗三萬七千石代錢十一萬一千兩
色落条三萬七千兩

駄價雜費四千両
別置二萬両
合十七萬二千両
不足四千四百七十八両
還摠四十三萬二千一百八十三石
虚留四萬一千五百三十七石内
三分二条二萬七千六百九十一石全數蕩減
三分一条一萬三千八百四十六石中
實留三十九萬六百四十六石毎石三両式一百十七萬一千九
百三十八両分三年收捧

恒留大米四萬五千石每石五両式二十二萬五千両小米十萬
五千石每石四両式四十二萬両
合六十四萬五千両分三年作穀
餘五十二萬六千九百三十八両
関西
時起田畓十萬七百三十三結每結二両式二十萬一千四百六
十六両内
耗八萬二千四百石代錢二十四萬七千二百両
邑落条八萬二千四百両
駄價雜費四千両

別置三萬兩
合三十六萬三千六百兩
不足十六萬二千一百三十四兩
還挖八十二萬三千六百六十二石
虛留六十一萬二百四十二石內
三分二条四十萬六千八百二十八石全數蠲減
三分一条二十萬三千四百十四石中
實留二十一萬三千四百二十石每石三兩弍六十四萬二百六
十兩分三年收捧
恒留小米三十三萬石每石四兩弍一百三十二萬兩分三年作

一穀

不足六十七萬九千七百四十兩

關東

時起田畓一萬九千二百二十八結每結二兩式三萬八千四百

五十六兩内

耗一萬二千石代錢三萬六千兩

色落条一萬二千兩

駄價雜費六百兩

別置一萬兩

合五萬八千六百兩

不足二萬一百四十四兩
還撥二十三萬三千七百四十石
虛留十一萬七千六百三十七石
三分二条七萬八千四百二十五石全数蠲減
三分一条三萬九千二百十二石中
實留十一萬六千一百三石毎石三兩弍三十四萬八千三百九
兩分三年收捧
恒留大米一萬五千石毎石五兩弍七萬五千兩
小米三萬石毎石四兩弍十二萬兩
合十九萬五千兩分三年作穀

餘十五萬三千三百九两
關北
時起田畓九萬五千五百十五結每結二两式十九萬一千三十
两内
南耗二萬石代錢六萬两
北耗一萬六千石代錢三萬二千两
色落条三萬七百两
駄價雜費八千两
別置二萬两
合十五萬七百两

餘四萬三百三十両

還摠六十三萬八千七百二十四石

虗留十二萬四百四十一石内

三分二条八萬二百九十四石全數蠲減

三分一条四萬一百四十七石中

宗留南関二十三萬一百三十一石每石三両式六十九萬三百九十三両

北関二十八萬八千一百五十二石每石二両式五十七萬六千三百四両

合一百二十六萬六千六百九十七両分三年収捧

恒留小米十三萬五千石每石四两式五十四萬两分三年作𣪠
餘七十二萬六千六百九十七两
水原
時起田畓六千一百八十四結每結二两式一萬二千三百六十八两内
耗四百二十石代錢一千二百六十两果川等五邑条
色落条一千三百两
雜費二百两
合二千七百六十两
餘九千六百八两

実留還一萬四十四百二十八石每石三兩式四萬三千二百八
十四兩分三年収捧
恒留大米一萬五千石每石五兩式七萬五千兩分三年作穀
不足三萬一千七百十六兩
廣州
時起田畓三千九百二十五結每結二兩式七千八百五十兩内
耗一千七百石代錢五千一百兩
色落条一千七百兩
雜費二百兩
合七千兩

餘八百五十両
還挖十萬一千六百九十一石
虚留六萬五千七百三十八石内
三分二条四萬三千八百二十五石全數蕩減
三分一条二萬一千九百十三石中
實留三萬五千九百五十三石毎石三両式十萬七千八百五十
九両分三年杈捧
恒留大米一萬五千石毎石五両式七萬五千両分三年作繳
餘三萬二千八百五十九両
開城

時起田畓五千八百四十四結毎結二両式一萬一千六百八十八両内
耗一千八百石代錢五千四百両
色落条一千八百両
雜費二百両
合七千四百両
餘四千二百八十八両
宗留還四萬八千十八石毎石三両式十四萬四千五十四両分
三年杈捧
恒留大米一萬五千石毎石五両式七萬五千両分三年作穀

餘六萬九千五十四兩

江華

時起田畓三千二百七結每結二兩式六千四百十四兩內

耗一千一百石代錢三千三百兩

色落条一千一百兩

雜費二百兩

合四千六百兩

餘一千八百十四兩

還摠一萬五千七百四十三石

虛留四千石內

三分二条二千六百六十七石全數蕩減

三分一条一千三百三十三石中

宲留一萬一千七百四十三石每石三兩式三萬五千二百二十

九兩分三年收捧

恒留大米一萬五千石每石五兩式七萬五千兩分三年作穀

不足三萬九千七百七十一兩

已上

時起田沓九十萬四千五十三結每結二兩式一百八十萬八千

一百六兩内

耗三十六萬八千四百二十石代錢一百八萬九千二百六十兩

統營耗一萬五千八百二十二石代錢七萬九千一百十兩
色落条三十七萬九千八百二十二兩
駄價雜費五萬七千二百兩
別置十六萬兩
合一百七十六萬五千三百九十二兩
餘四萬二千七百十四兩
四道四都餘三十萬四千三百五十八兩
四道不足二十六萬一千六百四十四兩
還摠五百四萬五千七百八十八石
虛留二百八十一萬六千九百十六石內

三分二条一百八十七萬七千九百十四石全数蠲減
三分一条九十三萬八千九百七十二石中吏奴逋身死者勿
徵生存者排限十年除耗執錢上納均廳千石以上犯逋者啓
聞後施以一律事
宗留二百二十二萬八千八百七十二石價六百三十九萬八千
四百六十四両分三年収捧
恒留大米六十萬石價三百萬両
、小米六十萬石價二百四十萬両
正租三十萬石價七十二萬両
合六百十二萬両分三年作穀

餘二十七萬八千四百六十四兩分三年上納均廳
五道兩都餘一百七十六萬一千八百四十一兩
三道兩都不足一百四十八萬三千三百七十七兩
摠計
結餘錢四萬二千七百十四兩第一年上納均廳自第二年每年
二十萬二千七百十四兩上納均廳
還餘錢自第一年至第三年每年九萬二千八百二十一兩三錢
三分式上納均廳
別置秩
湖西二萬兩

湖南三萬兩
嶺南三萬兩
海西二萬兩
關西三萬兩
關東一萬兩
關北二萬兩
合錢十六萬兩
儲留穀秩
京圻大米四萬五千石
正租三萬石
合七萬五千石

湖西大米七萬五千石
正租六萬石
一合十三萬五千石

湖南大米十六萬五千石
正租九萬石
一合二十五萬五千石

嶺南大米十九萬五千石
正租十二萬石
一合三十一萬五千石

海西大米四萬五千石
小米十萬五千石
一合十五萬石

關東大米一萬五千石
小米三萬石
一合四萬五千石

關西小米三十三萬石
關北小米十三萬五千石
水原大米一萬五千石
廣州大米一萬五千石
開城大米一萬五千石
江華大米一萬五千石
合大米六十萬石
小米六十萬石
正租三十萬石
合一百五十萬石
上納秩

第一年結餘錢四萬二千七百十四兩

還餘錢九萬二千八百二十一兩三錢三分

合十三萬五千五百三十五兩三錢三分

第二年 第三年 各結餘錢二十萬二千七百十四兩

還餘錢九萬二千八百二十一兩三錢三分

合二十九萬五千五百三十五兩三錢三分式

第四年以後每年結餘錢二十萬二千七百十四兩式上納事

壬戌閏八月十九日

傳曰京外對策居首三中一前郡守李承敬陞敍之次三中二生員姜文永三中三生員申聲求三中四幼學丁克相並初仕待窠

詶用之次三中五幼學朴周鎮之次三下前縣令趙冕鎬等五人
各雅誦一件賜給之次三下正字洪承億等九十人各奎章全韻
一件賜給
鑾駕廳草記本廳自今日撤罷而伊後凡關係三政文報皆以籌
司擧行事　傳曰允
京外對策榜壬戌閏八月十九日
策三中一前郡守李承敬京　陞敘
三中二生員姜文永父慶欽生哲欽尚州
三中三生員申聲求父基模高靈
三中四幼學丁克相父昌茂南原　以上三人初仕待窠詶用

三中五 幼學朴周鍾 父弼寧 醴泉

三下 前縣令趙冕鎬

幼學李鳳賢 父象萬 全義

生員琴述孝 沃川

幼學柳萬馨 父夏鳴 金川

幼學金行默 龍崗 以上六人各雅誦一件賜給

副正字洪承億

典設別提鄭允愚

幼學崔述謨 尚州

幼學李志昇 龍川

生員韓基佑父翼祥 光州

幼學朴東臣父一漢 結城

前同知玄漢聲父承祚生益祚 延安

生員孫泰秀父永孝 原州

生員金 晃父慶玉 開城

通津府使張心鶴

尚衣僉正洪配厚

廣興守閔致萬

幼學金禧永父基銖 安東

幼學宋寅濩父天欽 星州

副司果楚東息

幼學朴會奎 江西

副司果尹栻

幼學李容夏 父雲根 通津

幼學西門澔 父鏜 錦山

幼學林雲龍 父鴻漸 咸興

新及第崔炳大

幼學韓命源 父進謩 清州

幼學權亨鎬 父啓哲 安東

前參議白宗洙

幼學李淵明父恒鎭 高陽
幼學李成翼 鴻山
生員沈魯在父樂興 春川
幼學李鍾春父治恒生治亨 江華
幼學尹赫鎭 雲峰
幼學田載秋父光信 黃州
副司果金炳陸
泰陵直長張鳳逵
幼學徐宗珠父麟爀 水原
幼學李延傳父源來 清州

幼學趙鉉翼 父承旨 槵 尚州

司勇李昇奎 父成斗 長城

幼學金善植 父膺周 江西

幼學郭永祚 瑞興

生員崔圭輯 楊州

幼學盧 澄 襄陽

生員李義鎮 父廷賓 京

副司果李彙濬

幼學金 爕 父仁穗 豊基

幼學李載和 父源龜 原州

副護軍任百淵
幼學徐命錫父重烈 全州
幼學黃　伍
幼學尹永常父從義 公州
幼學孔明漸父麟秀 咸興
幼學金洪楨 東萊
副護軍許　傅
副護軍金尚鉉
開寧縣監李鍾祥
副護軍李昌廷

幼學金奭源 父宅義 懷仁

幼學鄭時炫 三和

幼學蘇敬達 父輝晃 益山

幼學沈亨奎 父元祖 江陵

三嘉縣令任思準

幼學李鍾瀛 父始陽 清州

前郡守李圭昌

幼學尹永植 父 濂 京

幼學李基喆 父仁奎 安邊

幼學鄭樂善 父啓昇 始興

幼學李漢鼎父東臣 陽智
活人別提呂贇夔
進士朴慶壽父宗學生宗儒 京
幼學李奎相父源弘 星州
副司果閔鍾淑
幼學俞萬柱父漢豊 利川
前 令南宮 錠
進士李敏奭 洪州
進士徐漢豊父命鐸 古阜
幼學南命教父履周 忠州

進士沈英慶父東雲 京
幼學蘇輝健父延杰 益山
幼學鄭泰容父仁和 星州
副修撰俞晚源
醴泉郡守俞達煥
前縣令尹宗儀
幼學尹鳳榮父憲求 京
幼學李弼愚父驥秀 京
生員趙延和
副護軍洪淳大

副護軍金龍基
長興奉事許 佐
幼學柳章熙父本藝 京
進士丁大樾
副護軍沈明奎
右副承旨李教寅以上九十人各奎章全韻一件賜給
壬戌十月二十八日 左議政趙斗淳三政節目頒布後再疏蒙遞 領府事鄭元容復拜領相次對後有是事矣
備邊司啓曰昨筵以三政釐整事伏承新頒節目有窒碍之處隨
事講究爲之之批教矣與諸大臣相議則皆以復行舊規爲便令
當以還結兩政依舊規舉行之意星火行會於八道四都而第自

各道行會列邑之際冬節過半捧還無以及期民於捧納等節一以便民爲主以爲随勢紓力之地至於蕩逋及捄弊諸条從當次次禀裁後知委何如　傳曰允

壬戌十月二十四日　自此日徐衡淳狀啓至本月二十六日傳教次對進定条件當在本月二十八日備邊司啓以上

工曹条判徐衡淳狀啓臣於本月二十三日午時量敬奉聖諭馳往始興阿旺里傳諭于領議政鄭元容所住處則以爲一諭再諭主恩轉益濫褻前奏後奏臣罪轉益傲慢使盖絡繹寵召継繁此古昔賤際待遇宏碩之禮也臣何敢承當臣何敢領有守民隱方急於吾動主憂發歎於臨朝諮訪之勤求助之感亦非如臣昏憒所可仰裨第念朝綱莫嚴臣分都虧姑徐假借積罪未勘辜恩負

德臣之罪也抗威蔑義臣之罪也雖守淸瀆之微諒焉免嶺海之常典虛縻一時爲閑倖進一刻爲怵而附對不敢張皇籲章亦涉暇豫惟有戰栗涕泣恭俟譴罰之遄加宰臣之荒坰留次尤爲踰分添罪亟賜召還以尊國體云矣臣旣承期於偕來之命故姑爲仍留之意馳啓事

傳曰卿於予無可辭之義予於卿有必致之心則擔負何如眷注何如今日又何如時也自今春以來國事民憂日就艱棘寔賴輔相之地彌綸鎭靖式至于今而第唯賢勞盡瘁心常憫念所以不得不再籲勉副寔其必須共貞之道惟卿是仗卿之終始退托者不過是癃衰二字而精力之康强已有所洞悉且古人之以卿年

而居卿職者蓋指不勝摟矣大官出處顧其時緩急之何居而已曷常有以年為民限者乎數求宿德圖任舊人即予寤寐之念也以卿學術以卿謨猷釐整朝綱維持世道于以裕國計而足民產俾予一人垂拱仰成則可謂臣主俱榮不其幸歟一言以蔽之此在卿一出以後事也上之所以求助下之所以展施日急一日有不可虛徐卿若念及於此必不待予言之諄複也罄布衷曲之至於此地而猶復逡巡無意承膺則亦豈無感回卿心之道乎惟卿其諒之事遣秋判傳諭于領議政期於偕來 傳曰偕來亟卿退去

壬戌十月二十五日

刑曹判書申錫禧狀啓臣於本月二十四日未時量敬奉聖諭馳
往傳諭于領議政鄭元容所住處則以為臣屏息訟愆北望俟譴
又此八座重秩銜綸臨宣隆眷厚注誨責備摯拜稽承聆滂汗交
迸施不當施謂之僭典當罪不罪謂之頹綱臣之憂惶悶蹙莫但
為身私也哉萬萬出常之教尤非負罪賤臣所敢一刻自安而癃
病末由移動義分轉益壞墜席藁私次惟願遄被當勘之律云矣
臣既承期於偕來之命故姑為仍留之意馳啓事
傳曰領相之尚不還朝為國事甚悶然矣傾嚮愈摯持守愈堅勉
回之道惟盡在我恩禮而已明日當躬往迎矣治道橋梁斥堠等
事並置之先後廂軍兵及侍衛從略磨鍊

院議啓曰伏以臣等即伏見傳教下者有大臣躬迎之命臣等竊不勝憂慮區區之至今我殿下必欲勉出大臣豈無其道而乃有此過中之舉乎當此寒沍郊坰勞動有非大聖人節宣之方而橋梁未及修飭儀衛亦皆從約急遽命駕殊非臣等所嘗仰望者也茲敢疾報聯籲伏乞聖明亟寢成命焉惶恐敢啓　答曰知道意在必致矣

王堂劄子大槩聯陳短章乞寢成命事入啓　答曰省疏具悉必致乃已勿煩

院議再啓曰伏以臣等俄陳聯籲冀寢成命及伏奉批旨以意在必致為教臣等相顧抑鬱罔知攸措上下情志貴在相孚大臣勉

出亦有其道何必戎鳳駕於荒郊之外為此萬萬非常之舉然後
乃可以必致乎殿下此舉壹出敦迫則大臣必將聞命震剥不俟
駕屨而虧損國体驚惑瞻聆反使相臣添一難安之端亦非敬禮
之意也臣等誠切憂慨申控齊籲伏乞聖明亟賜反汗焉惶恐敢
啓　荅曰知道已諭前批矣
政院啓曰即者義禁府都事来言領議政鄭元容令方待命于金
吾門外云矣係是大臣去就敢啓　傳曰知道
傳曰民心靡係國事罔涯予之必致卿乃已者一則為民國二則
為民國非常之舉是豈可已而不已哉今此待命誠萬萬過當矣
卿既以此為難安之端故躬迎之命即為還収方臨軒而俟之卿

其幡然造朝以幸民國事偕来正卿更為傳諭于領議政　傳曰
動駕之命還収
玉堂劄子大鼎將陳聯章乞収成命事入啓　答曰省劄具悉已
諭前批勿煩
刑曹判書申錫禧狀啓臣於本月二十四日敬奉聖諭傳諭于領
議政鄭元容所住處之意以為馳啓為白去乎今日躬迎傳教之
下大臣以為震迫罔措有非臣分一刻承聞令方走伏金吾門外
恭俟鈇鉞之誅云矣臣亦隨往胥命所縁由馳啓事
政院啓曰即者議政府録事来言領議政鄭元容以為傳教之下
震迫靡措不敢一刻偃然走伏金吾門外恭俟鈇鉞之誅云矣敢

啓　傳曰知道

刑曹判書申錫禧書啓臣於本月二十五日戌時量敬奉聖諭更爲傳諭于領議政鄭元容晉命所則以爲伏承傳教還收之命萬萬惶蹙不知所達情也轉益危蹙附對不敢循例他不暇顧今方蓮朝云矣敢啓　答曰知道　傳曰偕來正卿退去

謝恩領議政鄭元容　傳曰領議政入侍

壬戌十月二十六日

領議政鄭元容上疏大槩荐陳悪蹙之情乞被威罰事入啓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既登前席聽予面諭今此冀續又奚爲而至也吏治失平矣民憂方殷矣惟其如是也故所以求助者切而仰

成也厚耳況受之昨而辭之今者是豈大官出處之義乎眷注想
望已悉於前後批諭矣諒予之心竭卿之智驛聞踵至利害之報
殫綸而勾幹之俾我民國永有所賴是予區區之望也仍傳曰此
批荅遣史官傳諭　傳曰晦日次對進定於再明日